劉氏鴻書

第五十五卷

人品部十

兵戰　附女將

女將

洗氏石龍夫人　女子友　楊氏

獨孤氏　劉氏

卷五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五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十

兵戰附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家語

公羊子曰鞍之戰齊師大敗齊師歸弔死視疾七年不

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左傳

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盡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漢書

隋軍臨江陳後主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

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擊之昕敗走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長城公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長城公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書

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收城露布之文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國史補

延和初孫佺爲幽州都督北征奚出軍之日其一大星落於營内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内鴉烏鴟鳶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沒軍入萬烏鳶食其肉朝野僉載

凡軍出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元和中有曾敬雲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毎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卽軍必敗率以爲常宣室志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外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于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

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率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晩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

希濤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遣掌書記於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園寢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距也吾聞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唐書

唐太宗進軍白巖城遂破高麗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以人物賞戰士六

月復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上受其降以為巖州 唐書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

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陜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粮置舂磨寨 五代史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梁祖策

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北夢瑣言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宜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其事辭其

率[illegible]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賭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亡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經濟類編

宋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冊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冊南京留

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粮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而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粮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雖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

得至涿士卒困乏粮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

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趺路趨朔州將行

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
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盖欲伺便以立尺寸
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
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
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
斜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
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
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
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

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
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
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
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
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
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
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
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
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
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

三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開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賭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史紀本末

金主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巵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斵木之聲聞於城中城

中益恐徃徃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晝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率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

爲匱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
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
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
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决入
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决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
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
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术魯中婁
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
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强弩百餘火
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

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邪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 金志

靖康間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塹南薫門路且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

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僕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

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

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其唇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遂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

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
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
而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
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遙
辭二帝於南薰門至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
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
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淸
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
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宋史
金汴京粮盡緩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

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
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
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
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
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
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
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激三軍
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
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
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

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叅政内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叅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术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内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閒關傳車駕徃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

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廵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别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至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黄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温敦昌孫曰太后中宫皆

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史紀本末

端平元年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粮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

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承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巳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巳立宋

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西門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縊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小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

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輙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鬬以底於亡 宋紀本末

嘉定問金使人求和於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

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於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叅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以備邊宋小[illegible]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

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臺窩闊臺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别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賓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邊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

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

故主永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元史

嘉定八年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眞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無紀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粮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絶内外不通承

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才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受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

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元史本卡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

爲軍賫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宋紀

己巳歲北寇作難官司招募勇敢無一人應山西李通行教京師遂應募爲第一較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馬氏日抄

女將附

洗氏高州保寧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謀有三人之力兩

乳長二尺餘或冒熱遠行兩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嶺喪亂冼氏點集軍丁固護鄉里蠻夷酋長不敢侵軼及趙陀稱王徧覇嶺表冼氏乃賫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趙陀大慰悅與之言時政及論兵法智辨縱橫陀竟不能折仗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隣郡賴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枝流也嶺表錄　按馮寳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寳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代醉編

漢交阯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

子陳碩眞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願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

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偘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偘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偘手偘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偘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竟得保完刺史上偘之功超遷緒州太守東園友聞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鞦韆語林

晉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弘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盃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傚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足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北夢瑣言

第五十六卷

人品部十乙

俠義

俠刺

文武元衡　　張魏公　　旅舍

卷五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乙

勇力　俠義　俠刺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子路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

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 衝波傳

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以可威劫明劍斬蛟蛟死波依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恡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 水經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更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止 呂覽

荆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涉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呂覽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

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天中記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燕丹傳

兗州刺吏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林一呼二盜俱隕殷浩委以軍鋒遠近咸震懾 晉書傳

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

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奉叔見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愛妾杜氏手勑曰餉周公阿杜 南史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酒深入被刺肝腸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何異忠

楊行密起合肥所與起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英雄後都楊州 徐溫傳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頟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獨異志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趍仗下執役往廻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捨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洋子江爲廵邏

者所捕差人防守送於姑蘇遇夜伺守者甚㑺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銜二首級携劍復浮渡大江深爲楊素奬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嶺表錄異

眉州城西有唐花敬定廟敬定嘗單騎遇敵頭已斷猶跨馬荷戈至鎭下馬盥手適浣沙女語曰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廣輿記

唐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駡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夜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擊

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獨異志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喇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　譚賓錄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問知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用頃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

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
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工
詩文幼之悌有勇之悌後左降朱忒爲會賊破廱州以之
悌爲兵總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一丈被重甲
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挫大破之
天中記
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馮師本
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脚盡折而
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客
同飲會暝獨持兩床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畧無傾

瀉
御史台記

唐白孝德爲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僊捷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俟入而繼進及請大衆鼓譟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

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鞍稍近欲動孝德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龍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何也曰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豬狗乎發聲虓然執矛前突城上鼓譟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譚賓錄

元石明三餘姚人家貧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母為虎害明三歸慟哭持斧求虎殺之凡殺五虎明三亦死僵立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萬姓統譜

昔思華子成文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子相傳與俱往見之於豪嶔巖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嘆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子以華爲賢推衣讓之 琴操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古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

世家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擅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子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

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娩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葆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

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帝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

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

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絶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 經濟類編

漢梁冀殺李固露尸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章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詞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

厚不敢不踈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
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
之乃聽得襚殮歸葬二人由此顯名漢紀
周子居與艾伯堅黃叔度郅伯尚封武興盛孔叔六人
同應歲舉爲李張所選未行而張死子居等遂駐行喪
張妻勸之行子居曰不有行者孰爲宣公不有止者孰
爲恤居遂與伯堅同行而留封黃等四人隨車柩晉書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氷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
唯郡卒獨以小船載氷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
覔氷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

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太平御覽

裴寬罷西歸見一士坐松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高士傳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

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悦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之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

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柰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氣語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

前取枕攲卧看張梳頭公怒甚未决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袵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遥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驟禮之遂環坐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無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㪷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君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期

旦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廻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乘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平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廻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也到即

答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公旁立而侍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暐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語公曰計李郎

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畧議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亦策馬遄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畫衣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

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告公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小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主贊

功立業勉之勉之以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乗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搆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知虬髯功成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向東南拜賀之乃知眞人之興猶英雄所異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蜋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之所傳 俠客傳

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黄髯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窮其家文而逝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黄髯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避之頃於身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坐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瞥曰郎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伐留連久之語靖云此去四十五年

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請既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異哉稗海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卧內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地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自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細過也卽令撲殺之酉陽雜俎

黄子野唐時候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買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喜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藏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乃令福州觀

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歧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闊漠漠形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遂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使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言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曰旦日雪霽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帑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晉安逸志

鄭思肖侍父來吳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卻過
徐子方書乾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菊云寧可枝
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
畫土根無所憑籍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
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
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臨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
死矣煩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
而絕年七十八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
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
大宋經造語奇澁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

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　姑蘇志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寂而飲迭謡以歡寂寂飲訖聞室中戛戛有聲覘之有數劍飛躍寂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伎佐酒公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此俠也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凡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為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抵之騰空而去　九國志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

陽叅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庫籍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止正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

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譚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後漢書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畧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爲見我無禮蓋欲假父自處也丁憤懑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者容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爲業壯勇盛氣丁意可屬此事

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屠肆而行賈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爲請張赧然曰許汝貸我錢蓋欲陷我於爭鬭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於交絕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豬於漢陽爭册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辭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

其罪後以功補官夷堅志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柰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

欺願賜臣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曰釋之九朝野記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亦抵臨清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憂忽鄰舟髯客相過從容曰君所憂可知也今於某某諸權貴及君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耳孝廉曰誠然第何處得若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如數行金於諸人得完璧矣孝廉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於所不知之人若此曰此細故耳我嘗爲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廉必欲得所欲曰君明歲

謁尊大人其日方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得有此曰後會當自知竟別去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縛一大盜將行刑顧視乃髯客益大疑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皆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判某郡遊西湖天竺閒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然然否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數必宜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嘗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之獲顧阨數且不可逃況大事乎已散吾海上之資作黃冠遊七閩矣當時

固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別徧覓不可得耳

宣城吳仕期為諸生岸直負氣聞權相張江陵奪情事作書萬言極詆其非為有力者匿不以聞後江陵微知大恚君矣無何蕪湖縣諸生王律者私草一疏托名嶺南海公瑞事聞之操江都御史胡檟檟楚人江陵黨也屬太平同知龍宗武治之宗武希旨窮治王律嗾律波及君謂疏出君手以計紿君至嚴加栲訊下之獄絕其食數日君餧甚嚙其衣絮殆盡不死則以囊砂壓其口殺之郡中譌言朝廷籍沒君家君之女及子乘小舠逃

於河上忽兩舟相觸舟人相鬨視之則舟載君柩還適
相値云後江陵死孫御史維城上疏訟君寃有旨逮龍
宗武等鞫治君弟仕朝相與對簿時有鴉數頭遶廳事
飛鳴向問官啞啞若有所訴伍伯以杖逐之不去仕朝
曰此即吾兄之寃魂問官爲之蘇蘇隕泣云草茅賤士
奮於一念忠憤買奇禍而不顧若君者與宋陳少陽異
代同聲矣 孫嬪編

周室東海之上有勇士甾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
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
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

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
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於墓
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
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抱憤者不
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留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
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
夜半果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
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
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
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是毒藥

之死耳丘訢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獨異志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交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呂覽

豫讓者青荓之愛友而趙氏之賊臣也爲荓者奉君命執君賊巳伏其辠則請於君而以友道殯焉其可也荓以死也金壘子

要離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行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

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越春秋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敓其寶而害

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麑刺趙盾事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懸笥瑣探

項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獨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

宰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厠厠與令宅唯隔一墻客於厠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裳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

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原化記）

元和中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謀爭勸天子罷兵也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旨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

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曰自古未有宰相横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綱目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卽資給遣刺之王承宗遣牙將遊説元衡叱出

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氊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

納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頼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常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

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事文類聚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

公恐公防閒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鶴林玉露

秦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拾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綱目

鴻書卷五十六終